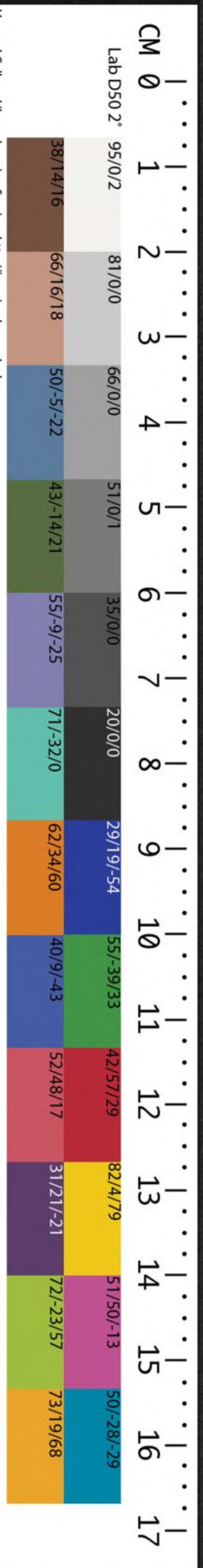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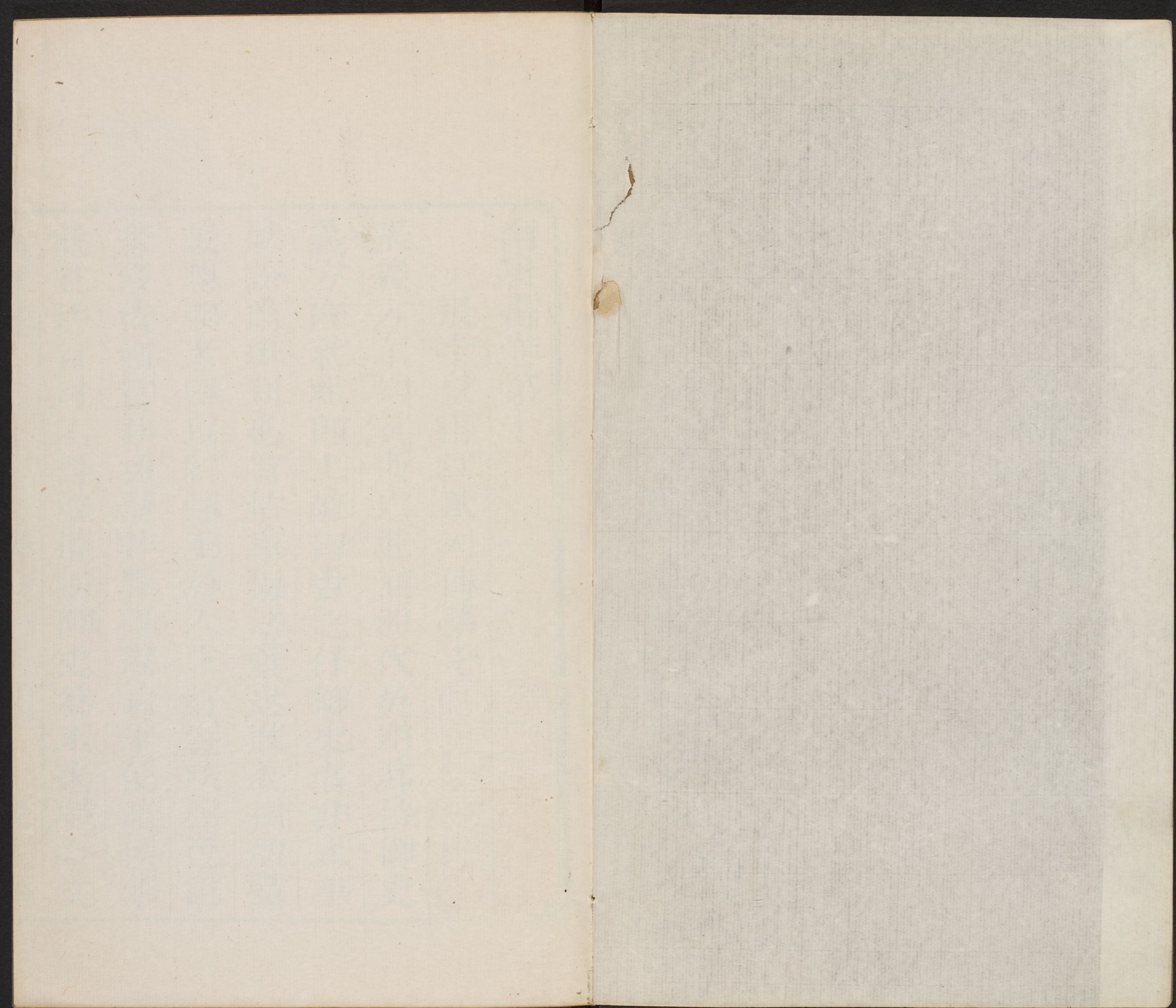


T-559/7134

1
4





南唐書卷第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
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

南唐書 一
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于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
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
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得
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廝養以戰

南唐書 二
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
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
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沼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
安州漢榮懼給告曰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
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
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

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
晉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
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
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
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
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

南唐書 三
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
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
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
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竝澗皆羸弱諸將欲
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募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
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
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
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
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
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
踵周人蔡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
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
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

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接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

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南唐書 五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劓甚暉不肯治而死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尙少且無戰功徒
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千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勳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
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
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
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
出宮門軍士雲集鬪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

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

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

南唐書 七 汲古閣
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
職分倘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况非御史
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
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
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息遠慮始信終疑復常
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
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

于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
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
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
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
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
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

西唐書 八
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
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與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
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
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于內殿

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
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
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按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
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
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
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
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
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
竝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
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隣邦我爲強國
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
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
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

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
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鉏虺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
復皆不死延已雖慙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
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

老史切字作見
誤

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
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
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
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
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
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
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

十二謚曰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燹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卷第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
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
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
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
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元宗以吳
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

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
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已負
其材莠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
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
生不及君談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
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
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
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已慙不得

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
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已
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
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
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
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

南唐書 二
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餼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肆爲大
言謂巳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執進實無他長紀
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
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
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
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
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
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
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
幾乎息卽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
朝出偏帥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

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
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
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
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
延已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
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
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
十八謚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

數行時日龍於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
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
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已對曰安得
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
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諛乃如此延已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
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火入
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爲正

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旣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生黃沈胡李作真
特誤下日

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濟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

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効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禁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

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

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
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
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饑道不繼事
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
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

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
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
還金陵卒于家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

元似亦作玄

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

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

豆盧革為相革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

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

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

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蝨追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

對授館累日忽謂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

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

棄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

南唐書 十
永陵一坏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
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
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
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
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
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
承德與李重進不相能謂言重進且反唐人聞

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
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
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
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
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
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
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
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

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歿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

度化沈切李作惠化

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開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帽可乎於虜是誠足以得士矣苟舍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

成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
執師曷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
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
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
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
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
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
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

王請命于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
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
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
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
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
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
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
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

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
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
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
偃囚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
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
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
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
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
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
之大抵忠于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
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
異論况偃師曷耶

南唐書卷第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
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
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
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
於破敵欲歛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
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

南唐書 一
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

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劔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遯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

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
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
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
曰狐疑且生變棄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
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瀕之文徽果敗被
執誨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
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取塗地誨在兵間皆

取復依沈切本亦
本作敗

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
穀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
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
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
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
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劔州刺史
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
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

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

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

南唐書 四
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
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
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
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
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
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
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

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
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曰淺守境
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
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
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
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
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
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

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閔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

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願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穎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僮通左氏春秋

與楊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
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留事南唐以駕
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
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
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
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
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
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

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
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
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
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
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
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
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
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

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
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
鎬許文禎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
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
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
觀者皆爲垂泣元婦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
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
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
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
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
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
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
兵將遜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
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
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卽亡而

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